

蘇州淮海街

去年九月，本就是「國家級著名和特色商業街區」的蘇州淮海街經過五個多月的更新升級，甫一新亮相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成為了全國網紅打卡的新地標。在大眾點評網上對淮海街「太好拍了！」的讚譽甚至壓過了「太好吃了！」的感嘆。

截至今年三月，蘇州高新區已聚集了六百多家日資企業，在如此背景下，淮海街上的日料店和居酒屋早已成熟。所以想知道哪家餐廳最地道，在淮海街的判斷依據很簡單，你只要進去一家店看看裏面的日本顧客多不多便可。

「一葉壽司」是一家我去了一次就愛上的非常有質感的壽司店。雖然是回轉的形式，但它和「元氣」的路線不同，它在注重供應獨特食材的同時對手握的講究也相當嚴謹，甚至還可以請師傅定製。當看見店裏有左口魚，便試着讓師傅幫忙做一下菜單上沒有的炙燒左口魚邊手握，不一會兒，兩件火候完美的壽司就端到了面前，嫩滑如冷奴的口感一點不輸北海道的中高端壽司店。

「次郎餃子酒場」永遠是門口最多人拍照的餐廳，因為招牌的字體和顏色搭配設計很「出片」。食物中規中矩，煎餃和拉麵口味雖多，但都不精，除了大蒜餃子比較有意思，總體比起京都有名的「浪花餃子」差距還是不小，勝在氛圍感受很好。

淮海街的吸粉在於它成功地營造出了精緻不廉價的「假裝在日本」的「場景力」，尤其是在疫情尚未過去而不能出國的當下，人們被壓抑久了的旅遊慾就是願意為這類國外主題場景買單的強大動力。



▲淮海街上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九霄直播

這是一場「九霄直播」。當時，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坐在巴士上面對着小小的手機屏幕，死死盯着裏面的畫面，看萬里之外、九霄之上，我們中國自己的空間站「天宮號」上的直播畫面。

我正在看的，是三名航天員從神舟十二號進入空間站核心艙的過程。在此前的印象中，航天是很神秘的，作為普通人能看到的可能只有某幾個片段的、充滿象徵意義的畫面，比如成功進入、一切搞定之後對鏡頭的揮手微笑等等。我從未想過，當航天員從載人飛船到空間站核心艙的整個進入過程，也能完全而徹底地通過直播，讓千萬觀眾同步觀看。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太空中的畫面，也可以即時聽到地面指揮中心和太空人的空地對話，還可以即時聽到太空人之間的對話。

指揮中心：「神舟十二號，注意拍攝進入節點過程。」

航天員：「神舟十二號明白，現在開艙門嗎？」

指揮中心：「正確，滿足打開條件。」

航天員（對另一位航天員說）：「開艙門，我先拍，你稍等，我先把位置給你調好，你再開。」

對話的內容臨場感極強，而且作為普通觀眾，我確確實實地知道，眼前看的景象，正實時發生在頭頂上方的外太空，就更加扣人心弦了，彷彿一下子就把我「吸入」了屏幕，帶到了九霄之上。

解說員告訴大家，航天員們在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在空間站裏面架設WiFi。一眾充滿娛樂精神的網友紛紛留言表示，WiFi開通之後，要請航天員在社交媒體上開通二十四小時直播，這樣靠大家的「打賞」和「禮物」，就能把發射火箭的成本給賺回來。雖是說笑，但不正是說明了這樣的「九霄直播」點燃了中國人對航天的熱情嗎？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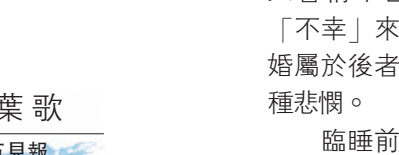
隔離期食宿

暑假從美回內地探親，根據防疫規定的規定先後在三家賓館隔離，分別在上海三天，江陰十一天，無錫十四天。

各地隔離賓館的制度和流程大同小異。不能出房間，不能串門，開門都得戴口罩。禁煙酒，不能叫「堂食」外賣，如麻辣燙、肯德基，水果切盤因衛生無法保障也不行，但可以買整個水果。快遞生活必需品也行。每日上、下午各有一次體溫檢測。除了降落浦東機場那日（第一天）的鼻咽拭子核酸檢測，入境後的第四、七、十、十三天、二十天、二十七天還要做鼻拭子檢測六次。進賓館時行李、鞋底都要噴藥水消毒，入住後每日三餐前也都有專人在走廊消毒。

一日三餐服務員送餐上門，放到門口。這些餐飲都是外包的。早餐包括流質（稀飯、豆漿或豆花），乾點（油條、菜包、肉包、白饅頭、鬆餅等），煮雞蛋一個。中、晚餐一般是一盒米飯，外加一個菜盒，裏面包括四個菜：一種大葷加三種小葷或加一種小葷和兩種素菜，一瓶飲料或一碗湯，另外還有一種水果或優酪乳。大葷記有大排、紅燒肉、魚、蝦、雞腿或羊肉，小葷包括韭菜炒蛋、番茄炒蛋、平菇肉片或青豆蝦仁。素菜有炒生菜、青菜、捲心菜或豆制品，還有時令的豆角、扁豆、莧菜、茭白、蒜苗、韭菜等。飲料包括可樂、紅茶或乳酸飲料，水果有蘋果、梨、柳丁、香蕉、小番茄或芒果。

飯菜營養豐富，葷菜多，分量足。美中不足是有時送餐時間過早，不及時吃飯菜變涼，房間裏又無法加熱，冬天隔離的就要受苦了。二是飯太多，菜油大鹽重，平日飲食清淡者多半不適應。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新作或經典

閱讀這件事，幾乎每天都在做，近來日益覺得它是個巨大的難題。難就難在，多讀新作還是多讀經典，實在讓人選擇困難。當然，我這道選擇題出得一點兒也不高明。與新相對的是舊，與經典相對的是浮泡或速朽。不過，這也說明，凡經典必是「舊」的，「新經典」只能是某種文學修辭罷了。即便天縱之才，落筆驚世，大概也只能讓人看到經典之可能，若要真成經典，總還有待時光的包漿。

這道難題之難，實根源於人之有限性。人生是一筆整存零取的儲蓄。呱呱墜地之時，已手捏一張時間存摺。戶頭裏的款子就那麼多，或七八十年，或百有餘年。一睜眼一閉眼，就好比上銀行，從摺子上劃走一些，直至完全取淨。

而可讀之物實在是多。我說「物」，實因於今之世，讀的對象早超越了書、字畫，泛及於一切訴諸視聽之內容。即以小說論，就算拋開巨冊長篇的網絡小說，每年新出版的小說也完全當得起「汗牛充棟」這四個字。

又因電子化與網絡存儲之便捷，使大量可讀之「物」被保存下來。比如，劇場藝術是現場性的，以前一過而失，如今卻存在網上，隨時調看。此外，鋪天蓋地的攝像頭，記錄着世間百態，雖非專意之創作，也潛藏着作品的可能。前幾年，藝術家徐冰轟動一時的《蜻蜓之眼》就是以攝像頭裏的視頻為素材製作而成。而我還讀到過先鋒文學家用網購賬單、聊天截圖、快遞簽收單等網絡生活痕跡拼成的小說。

一手好字

現在誰還重視手寫書法？大部分人都用電腦打字，公私聯用電郵手機通訊、告示展板上電子屏幕顯示、學生用各種輸入法撰寫功課論文，連餐廳放肆的服務員都手執平板電腦下單，許多人不知多久沒碰紙和筆。身為一個工作、生活與興趣也離不開文字的創作人，我不介意手寫書法日漸被電腦字體取代，因為文字是大眾傳播與溝通的媒介，必須符合多數人的應用需要才能抵禦時代洪流，有傳承的希望。電腦字體清晰工整，又方便編輯、修改和紀錄，還可配合設計軟件選擇字型、字款、大小等。

也許家族基因有文學藝術方面的天分，先輩與家父都是中國書法專家。到了

我和妹妹這一代，父親並沒要求我們學習書法，也不在意我們的字寫得如何，只希望我們多接觸新事物，適應時代的發展。我雖然沒練書法，卻幸運地得到一點遺傳，自小鋼筆字寫得不俗，不失禮。現在日常雖用電腦打字寫稿，但仍喜歡做筆記，也很享受執筆的過程，不覺費時失事。以前許多人覺得追求一手好字不切實際，想不到近年竟見越來越多不同年齡層的網民拍視頻和照片分享中英書法作品，藉此打發留家抗疫的時間，還盼望透過臨摹字帖提升審美能力、穩定情緒與陶冶性情，以助於疫境中強健身心。

有人說「字如其人」，我不完全認同，因為眼見不少性情好又有才華的人也

《濁水漂流》

香港電影近年好像分成兩種潮流：與內地合拍的大型製作；本地新進導演的試驗作品。前者適合普羅大眾的口味，後者不乏深度探索或反映時弊。近期的電影《濁水漂流》，單看名稱以為是文藝小品，卻原來反映現代城市的貧富差異，並展示低下階層的生活困境。同類型的故事，早前的電影《麥路人》有異曲同工的效果。舞台之上，藝人張達明廿多年前編劇的《圍板外》話劇，早已探討露宿者的存活問題。

《濁》的題材並不新穎，故事處境是九龍深水埗區，被形容為「窮人」社區，近年卻陸續建成新式住宅大廈，貧富差距更見明顯。區內的行車天橋下面，住了一

批被遺忘的露宿者，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構成一頁社會哀歌。

吳鎮宇飾演主角阿輝雖然是更生戒毒者，但仍難以尋覓工作，故此只能露宿街頭。他演得細緻傳神，外貌形象活現了「癮君子」的神態。另外一位配角謝君豪飾演「老爺」，乃是一位在港生活的越南華僑，因為早期犯事入獄而未能與妻兒一同離港，其後獨自留港但無依無靠，只能與其他露宿者一起朝夕相處。

多年前，我曾經是劇團的藝術行政人員，與謝君豪已有合作之緣。他入讀香港演藝學院之前，曾在醫院任職實習護士。「我的工作就是負責屍屍。」當時他笑着對我說。君豪對戲劇有濃厚興趣，故此入

城市民歌達人再重聚

拿着結他，眯眼微笑着唱歌，那可是香港民歌達人區瑞強的專有形象。屈指一算，七十年代中出道的他，擔任民歌壇主已經超過四十年。一九七九年憑《陌上歸人》一曲，勁銷二十萬張唱片，在全港唱片銷售榜名列前茅。

作為民歌達人，區瑞強最難得是他的堅持，幾十年對民歌的推廣，以其不變的抒情柔和聲腔，娓娓傾訴歌詞裏蘊藏的勵志、友誼、問好情懷。每星期天晚上最後幾個小時，在大氣電波和一眾音樂同道，現場以輕歌妙韻與樂迷共聚，為新的一個星期洗滌、加油。

近日我等為「樂壇教父」郭利

民Uncle Ray的榮休而歡呼。區瑞強作為諳子，不止一次公開感激知遇之恩，「沒有Uncle Ray就沒有我」這句話重複地說，更以成名曲A Star is Born，配以郭利民的朗誦，表達飲水思源之情。

有幸最近一次為Uncle Ray慶祝宴會上，與區瑞強把酒閒談。我提及曾任代課教師，聽過他為學生演出。他表示很驚訝還有人記得尖沙咀諾士佛台的格致書院。當時他每次為學生上課或演出，在大堂裏坐滿逾百人，非常熱鬧。

了解這段歷史，就明白為什麼他今明天兩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的《我家你——再重聚演唱



會》的宣傳文字中有這一句：「是次演唱會適逢新歌推出，Albert（註：區瑞強的洋名）坦言香港歌手受疫情影響巨大，希望能重回他成長的地方文化中心，將最好的音樂帶給觀眾。」

據悉，參加這次演出包括他的妹妹區桂芬和小兒子區昕進，突出了演唱會標題的「家」，也表達這

不愛閱讀，或以閱讀為功利者，自無需煩惱。就像男人從不會因為化妝品牌子太多而產生選擇的痛苦。若人腦可裝外掛，自可通吃並蓄，但在大腦外界面還未鑿開之前，這道難題終是無解。

周末得兩個小時空閒，是打開一本文學雜誌，讀幾篇新鮮出爐之作，還是拿起《紅樓夢》，重溫寶哥哥的故事，消磨時光，抑或刷刷短視頻，看看長視頻？只好如考試碰到不會做的選擇題，abcd，亂猜一個。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沒心機寫字，字體甚至像曾被颶風橫掃吹襲，難以閱讀辨別。然而，我同意筆跡可反映一個人的情緒與心理面貌，因為寫字講求專注與力度，要氣定神足，才能好好控制筆桿，再恰當地運用文字表現思想感情。故此，同一個人於不同年齡階段、健康狀況、精神狀態和客觀環境的字跡也有不同，其寫字的力度、字形結構的鬆緊、撇捺點畫的長短等都可作仔細分析，絕對是有趣又具研究價值的學問。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讀演藝學院並志切成為職業演員。畢業後，他的事業發展一帆風順，其主演的《南海十三郎》不單為他帶來台灣金馬影帝榮銜，更在內地城市巡迴表演，令觀眾認識這位香港演員。

君豪外表俊朗，在電視劇能演各類型角色。《濁》電影對他卻是一大挑戰，蓬頭髮，牙縫污黑，身形笨拙，話帶鄉音。末段他在電腦屏幕前與外地闊別多年的兒子會面，流露興奮和悲傷的心情，深深打動觀眾的情緒。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場抗疫持久戰中，能夠與家人一起的珍貴。區桂芬的成名曲《問》，乃一九八一年由香港電台主辦的「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得獎歌曲，後來更發行唱片（附圖）。當時區瑞強已經在港台主持節目，更是該比賽的評判，評分時因利益衝突，還要避席。但那首《問》已成金曲，連歌王張學友也曾演唱。

宣傳提到的新歌，是區瑞強的最新個人單曲《總有緣》，由他本人親自填詞。其中一句：「那歲月快如擦肩，依然愛未變」，相信道出不少人的心聲。



樂問集 周光蔭

逢周一見報

此恨不關風與月

朋友的朋友準備離婚，打算找律師。兜兜轉轉聯繫我牽線，大概是覺得我平日裏社會活動比較多，或許手頭會有資源吧。熱心如我，當然會竭盡全力幫忙；感性如我，又會情不自禁地首先以「幸」或「不幸」來感知這件事。顯然，離婚屬於後者，它激起了我內心的某種悲憫。

臨睡前，我回覆朋友：會盡快聯繫合適且聲譽好的律師，然後介

紹給他。並且，意猶未盡地嘆了口氣，發了一個大大的「唉」的表情。朋友顯然明白我的心緒，回覆了四個字：「痴情錯託」。這是比較港味的表達。我說了又說，也不知再說什麼才好，便寫了一句歐陽修的詞：「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點了發送鍵。

孰料一早醒來，見朋友給我發來一段長長的文字，告訴我，他循着這句詞，連夜又讀了歐陽修的很

多詩詞，「實在是太美了。為什麼之前就沒有發現這樣的美？」他還說，以前只知道我是個寫專欄的窮秀才，窮的程度，跟那些金融界的翹楚和半山豪宅裏的富豪完全不能相比，「可是現在，我卻明白，你其實很富有呢，因為你懂得在文學中尋找美好，收穫快樂。」

我沒有想到自己隨意回覆的一句詞，竟然有如此作用。更何況對方是一個人近中年、職場精緻男人——他們這一代香港本地土生土長的人，自小對中文就缺少興趣，除了勉強應付考試，估計極少有萬般熱情去親近和愛好中國文學。

文學究竟有什麼意義？大學時，恩師說「文學是神奇的魔法，讓人因豐富而永遠年輕」。其實，文學最直接的現實意義就是：在快節奏的當下，在萬物互聯的過程中，把看似「沒什麼好說」的，表達得簡潔生動，讓世界清晰，讓時間變慢，並因此記住生活的溫度。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